



图书馆学翻译丛刊

图书馆目录

下册

北京图书馆编辑

中华书局出版

圖書館学翻譯叢刊第四輯

圖書館 目 录

下 冊

北京圖書館編輯

中 华 書 局

內容提要

本輯是圖書館目錄的下冊，前四篇主要介紹分類目錄的作用和組織方法。其中“分類目錄的現實問題”一篇着重指出在目錄中過分重複編制輔助卡片會減弱分類目錄的思想性與科學性。第五篇介紹主題目錄的基本原理及其在目錄體系中的重要地位。第六、七兩篇介紹綜合系統目錄的应用、評價及組織方法，供專業圖書館的參考。“連續出版物的排架及其在目錄中的反映”介紹蘇聯圖書館對連續出版物的有效整理方法。

日本“植村長三郎著者號碼表”及介紹哈芙金娜俄文三位著者號碼表兩篇文章，對擁有日文及俄文藏書圖書館的圖書分編工作提供實際經驗。薩爾蒂珂夫—謝德林圖書館的印刷卡片，介紹該館印刷卡片的先進經驗，可作集中編目問題的參考。最後一篇介紹書刊成批加工，縮短圖書加工時間，對目前我國有些圖書館積壓圖書提前整理配合科學研究，具有現實性的參考價值。

圖書館目錄

下冊

北京圖書館編輯

*

中华書局出版

(北京車站胡同 57 号)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字第 17 号

中华書局上海印刷厂印刷 新華書店總經售

*

850×1168 級 1/32·4 1/8 印張·92,000 字

1957 年 11 月第 1 版

1957 年 11 月上海第 1 次印刷

印數：1—4,100 定價：(9) 0.60 元

統一書號：7018·4 57·10·京型

統一書號：7018.4
定 价：0.60 元

目 次

- 分类目录是推荐性的書目参考资料 Л. 列文 (3)
分类目录組織的現實問題 И. 弗魯明 (12)
改組技术書籍分类目录的經驗 Ю. Б. 阿扎罗娃 (17)
分类目录字順主題索引的作用及其編制的
 基本原則 М. Н. 康諾瓦洛娃 (26)
 主题目录的基本原則及其在圖書館目录体
 系中的地位 В. П. 克魯格里科娃 (30)
 綜合系統目录 Т. М. 柯里雅特科 (46)
 目录是圖書館的統一書目参考工具 Г. В. 德洛加奇 (64)
 連續出版物的排架及其在目录中的反映 И. П. 舍依科 (73)
 日本“植村長三郎著者号碼表” 劉力編譯 (79)
 介紹哈芙金娜俄文三位著者号碼表及其使用法 魯文編譯 (87)
 国立薩爾蒂珂夫一謝德林公共圖書館的印刷
 卡片 Г. Г. 菲爾索夫 (100)
 新西伯利亞省立圖書館成批整理書刊的
 經驗 М. Д. 包依科娃 (105)

圖書館学翻譯叢刊第四輯

圖書館目录

下册

北京圖書館編輯

中华書局

目 次

分类目录是推荐性的書目參考資料.....	Л. 列文 (3)
分类目录組織的現實問題	И. 弗魯明 (12)
改組技术書籍分类目录的經驗.....	Ю. Б. 阿扎罗娃 (17)
分类目录字順主題索引的作用及其編制的 基本原則.....	М. Н. 康諾瓦洛娃 (26)
主題目录的基本原則及其在圖書館目录体 系中的地位.....	В. П. 克魯格里科娃 (30)
綜合系統目录.....	Т. М. 柯里雅特科 (46)
目录是圖書館的統一書目參考工具.....	Г. В. 德洛加奇 (64)
連續出版物的排架及其在目录中的反映.....	И. П. 舍依科 (73)
日本“植村長三郎著者号碼表”.....	劉力編譯 (79)
介紹哈芙金娜俄文三位著者号碼表及其使用法.....	魯文編譯 (87)
國立薩爾蒂珂夫—謝德林公共圖書館的印刷 卡片.....	Г. Г. 菲爾索夫 (100)
新西伯利亞省立圖書館成批整理書刊的 經驗.....	М. Д. 包依科娃 (105)

分类目录是推荐性的書目参考资料

苏联教育学硕士 JL. 列文

各种讀者目录和各种推荐性書目参考资料乃是圖書館帮助讀者选择圖書的主要工具。可是讀者目录的編制和推荐書目工作照例是彼此分开的：它們是由圖書館的不同部門来进行的。

目录和推荐性書目这样分开乃是对目录的作用不正确了解的结果。某些以形式主义态度对待圖書宣傳工作的苏联圖書館員，把目录看作圖書館所有一切圖書詳尽無遺的清册，而不管它們的思想上和科学上的价值。

显然，在这种客觀主义、形式主义的立場和推荐性書目之間是不能有任何共同之点的。結果，在圖書館內目录是自行其是地編了起来，而推荐性書目工作也自行其是地进行了。

圖書館員当其奉行苏共中央关于思想問題的历史性決議时曾經以新的方式处理目录問題。形式主义的資产阶级圖書館目录理論已經被粉碎了；許多圖書館內已經創立了讀者使用的目录。目录已开始被看作帮助讀者选择最有价值的書籍的最重要工具。和以往的傳統相反，讀者目录內已开始收进刊印在全集里的馬克思列寧主义經典著作的分析著录，收进發表在杂志和報紙上的党和政府的決議、以及党和政府領導人的文章和演說的著录。

所有这一切就使得讀者目录的立場大大地接近于推荐性書目参考资料。

近年来我們圖書館的各种目录在其基本部分已有显著的改善，但是它們还不能完全适应于指导讀者的任务。直到現在，目录里还存在着許多形式主义的因素，而这些因素在推荐性書目的領域內是早已剷除掉了。

在許多圖書館內进行着清除讀者目录中陈旧書籍的工作，可是另外一个重要性并不稍小的問題却依然沒有解决——这就是以基本的和最重要的書籍充实目录的各个部門的問題。这种情况，在了解莫斯科市和許多省立圖書館（古比雪夫、罗斯托夫、薩拉托夫、斯維爾德洛夫斯克等）的目录时，就被証实了。在目录內很多标题下面，我們找不到經過慎重选择的最重要書籍。

这种情形是由于对馬克思列寧主义經典著作和其它指导性資料以及杂志上重要文章的分析著录在許多圖書館內只偶然地而不是有系統地进行着所造成的。

讀者目录內几乎完全沒有各种文章的分析著录，就使圖書館書目参考部門不得不編制和目录并列的杂志報紙論文参考卡片。結果，在許多圖書館內編有并行的兩种选書工具：讀者使用的分类目录和杂志報紙論文的普通参考卡片。

这样一来，讀者在寻找他所需要的著作时就不得不既要向目录又要向参考卡片中去找。而大多數讀者被目录所限制，想不到还有照例反映着最近的資料参考卡片。

我們以為把讀者分类目录和杂志報紙論文普通参考卡片合并起来而創立一种統一的目录，使讀者使用它时能够选择所需要的著作——不仅是書籍并且也有論文——这个問題的解决是已經成熟了。

無論是在圖書館学和目录学理論家中間，或是在圖書館实际工作者中間，往往可以听到反对这样解决問題的意見。

人們引用这样理由来反对我們的觀点說：杂志報紙的資料很快就会变得陈旧，因此必須常常审閱目录，以便剔除已經陈旧的东西。这种說法是不能令人信服的。

难道沒有变为陈旧的書籍嗎？难道經常审閱讀者分类目录以便取消其中陈旧的著作不是編目工作者的責任嗎？当然，有許多文章一經有了关于同样題目的書籍出版是可以而且也必須从目录中剔除的。

某些圖書館員們就心讀者会被迷惑住而分不出哪里放着圖書的著录，哪里放着論文的著录。这种反对的意見是不严重的。任何标题的論文卡片，甚至最小的标题，都可以用指导片区别出来。

某些人斷言，把論文收进到目录中去需要化費更大的补充力量。可是應該考慮到，論文反正是要由書目參考部工作人員加以著录和分类以供参考卡片之用的。因此，問題就不是增加力量而是最合理地利用圖書館所已經做出的結果。

也有这样的反对意見，認為在許多圖書館內参考卡片并不帶着推荐性質，很少为讀者所利用，而只主要地帮助書目員的書目参考工作，因此，把它們合并于目录是不合理的。

應該考慮到，我国先进的圖書館已經开始走上創立为讀者所广泛利用的参考卡片的道路。所有这一切当然不是意味着取消公务参考卡片的需要，正如公务目录問題沒有因創設讀者目录而消灭一样。

根据下述理由的批評和異議也是不能坚持的，即以为目录仅仅表示出圖書館所有的圖書，而在参考卡片內对資料的推荐却并不是取决于本圖書館有沒有这些資料。

經驗証明：大多数圖書館收进参考卡片的只是本館所定閱的期刊中的論文。順便說一句，有些圖書館員企圖把参考卡片变为

所有期刊的論文的詳尽無遺的索引，这是不正确的。这甚至不是大圖書館的力量所能办的。而且也用不着以同样性質的参考卡片来代替全苏出版物登記局的“杂志論文目录年刊”和其它書目参考資料。

因此，我們認為，反对創立包括着書籍和論文的統一讀者分类目录的人所持的理由沒有一条是能令人信服的。在这些反对意見里显出了習慣于已經建立起来的形式而害怕新的东西。

容許兩种类型相同而只在形式的标志上有所区别的目录繼續并列着存在下去，这是完全不合理的。在苏联的書目参考資料里早已將書籍和論文同时列举出来了。苏联目录学家首先是从出版物的內容而不是从它們的形式来处理它們的；只有在編制讀者目录和参考卡片时才保持着这个形式主义的办法。

某些圖書館(例如，高尔基省立列寧圖書館)感觉到讀者分类目录和普通論文参考卡片分別存在的不便，已开始逐漸將它們加以合并。这个經驗証明了自己是完全正确的。

可是如果这样来提問題，以为編制統一讀者分类目录的全部問題会因目录与参考卡片的統一而得到解决，那也是不正确的。應該記住：讀者分类目录在本質上乃是对于圖書館讀者主要的推荐性書目参考資料。因此在編制讀者分类目录时便有利用推荐性書目方法的必要。

实际上，許多在推荐性書目中早經应用的方法还没有在讀者目录編制的实践中得到反映。这就說明了为什么在讀者目录的內容和構造里还有着形式主义的因素。讓我們来指出目录的某些缺点罢。

目录的各部分(特别是在大型圖書館內)过份龐大，包括着大量的卡片而沒有任何式样的詳細区分。

生活中所提出的新題目往往在目錄內反映得非常遲緩，只在相當於這個題目的新分類號在照例出版的新書月刊中得着說明的時候才反映出來。

目錄各个部分內的著錄不是像推薦性索引那樣按照邏輯的順序來排列，而是按照著者姓氏的字母順序來排列，這種排列是不适合於讀者分類目錄的推薦性書目的目的。

既然我們認為讀者分類目錄應該以指導閱讀為目的，那就不能半途而廢。

必須把這種目錄變為推薦性書目參考資料，並承認由此產生的一切後果。

我們是站在這樣的觀點上的：讀者分類目錄和推薦性書目之間並沒有任何原則性的區別。為區、村和集體農莊圖書館之用而印就的推薦目錄，其存在並不是偶然的。

因此應該向讀者分類目錄提出我們向推薦性書目參考資料所提出的要求。

有些同志們以為在更好地方的熱忱來尋找讀者分類目錄和推薦性書目之間的差別，而不看出它們之間的重要相同點之後利用推薦書目的優點來使讀者目錄趨于完善。

可是為了客觀起見，讓我們試行考察一下那些反對我們意見的人的論據。

這樣的主要論據有兩個：第一個是推薦性書目參考資料乃是為了一定範圍的讀者的，而目錄則是為了一切的讀者的。

這個論據，按照我們的意見看來，是沒有說服力的。第一，大眾圖書館讀者目錄是由該圖書館一定範圍的讀者使用的，並沒有把滿足科學工作者和專門家們的需求作為自己的任務，因為對這些人來說它是不夠用的。第二，並非一切推薦索引都指向具體范

圍的讀者——实际存在着供广大范围讀者之用的推荐性書目参考資料。列入这一类的，有如各种标准目录、新書月报、“自学文庫”等等。未必有人会否認这些目录学刊物的推荐性質罢！

第二个論据以为把讀者分类目录編制成真正的推荐性書目参考資料不是多數圖書館的力量所能及的，因为它們沒有配备具有足够完成这项任务的技能的干部。但是这个論据也是沒有說服力的。每个圖書館都必須进行推荐性書目工作，实行个别的讀書指導，举行群众工作，而为了这一切也是需要有有訓練的干部的。

問題首先在于为了創制讀者分类目录就要广泛利用能給它的編纂以大大帮助的目录学資料。

其次，應該吸引圖書館中最有熟練技能的工作人員来参加編制讀者分类目录，广泛利用讀者中間專門家的意見。

直到今天，讀者目录的編制还是由編目部門人員来进行的。

把讀者分类目录的編制看作圖書編目的一个程序（和圖書在登記簿中的登記、蓋章及所謂裝飾以及其它純粹技术性的程序并列着），这一种觀点是和把目录認為圖書館中宣傳圖書指导閱讀的思想工具这一了解不一致的。不能否認圖書的正确著录和分类对目录編制的重要性。但这些手續不是目录編制中的主要东西。

編制目录时的主要缺点就在于把主要注意力化費在將書籍記錄在什么部門里，而不化費在目录中的相应部門應該由什么样的著作来組成。为了解决这第二个極重要的問題，編目員應該好好地理解这个或那个知識部門的圖書，并善于利用各种不同的書目参考資料来找到它們。在大多数圖書館中編目部工作人員通常并不具有这些品質（我們不是說最大規模的国家書庫）。在这里，沒有專科目录学家是不行的。

不能說，目录員参加讀者分类目录工作这个思想在圖書館沒

有实现过。有过，不过是一种新鲜的形式。书目员在目录旁边值班，并帮助读者寻找图书。在某些图书馆里（高基省图书馆，罗斯塔夫国立马克思科学图书馆），具有熟练技能的书目员甚至在字顺目录旁边值班，记下索书号或登录号来向书库取书。书目员一面积极地参加着目录的使用，一面却不从事于它的编制。

通常把书目员编制书目参考资料，而图书馆员在对待读者工作中利用它们认为是正常的事。可是在前面这种情形下，一切都向相反方向进行。编目部人员编制着像目录这样的重要参考资料，而书目员却仅只帮助读者来利用它。

我们并不反对书目员在目录旁边值班的必要（读者往往要求说明在什么地方可以找着什么），但是认为书目员的精力应该首先化在积极参加目录的编制及其质量的改进上。

在原则上，谁也不反对书目员参加读者分类目录的编制。可是进一步的希望大半就没有了，因为图书馆书目参考部有自己的生产计划和自己的任务，其中怎样也不会规划到编目的工作。

统一的读者分类目录应该有一个主管人，而图书馆中那个在当时具体条件之下保证着它的最高度质量的部门就该成为它的主管人。

如果读者分类目录变成了指导阅读的最重要的工具，图书的选择和它们的正确分类就具有决定性的作用。丝毫不应怀疑，优秀的目录员是能够保证目录的较高质量的（例如以最有价值的图书来充实目录的各个部分，其中也包括着分析的记录、卡片的正确排列、分出新的题目等等）。图书馆书目参考部从事于馆内其它一切指导阅读的工具的编制（如参考卡片、推荐书单、读书计划等），也并非偶然的。

某些图书馆学家反对这样来处理问题；他们断言目录是统一

的整体，如果把組織目录的決定性作用交給書目專家，就会使目录的严整性遭到破坏。

我們同意目录是統一的整体，也同意目录編制的原則和方法應該由編目問題專家來从事研究。但是同时我們認為在讀者目录內容上(这是主要的問題)，决定权不应属于包罗万象的編目員，而应属于各种專科書目員。例如，我們一致承認区及村圖書館用的标准推荐目录；可是大家都知道这些目录是專科書目員編制的，而在拟定一般原則和进行編輯工作时，編目專家也會积极参加。

我們也沒有故意忽視目录在圖書館工作上之單純的职能，这种职能是同圖書的保管和排列有联系的。然而这不是主要的事情。

我們考慮到了目录中最要緊的东西是它的內容，因而認為把讀者分类目录的編制工作从編目部移交到書目参考部是合理的。

我們不是提議把一切目录而只是把讀者分类目录移交到書目参考部，因为讀者分类目录按其任务，从而按其編制方法說来，在本質上是推荐性的書目参考資料。

但是把讀者分类目录移交于書目参考部，并非意味着解除編目部的一切預備工作；缺少这些工作，目录的創制是不可能的。因此，我們覺得必須为編目部保留着一切目录，其中也包括讀者分类目录的卡片書写工作以及圖書分类工作（如果圖書館不利用印就的卡片的話）。

書目参考部在获得編目部卡片（写好索書号并在背面写好登录号）的时候，就編制讀者分类目录，增加新收到圖書的卡片，撤銷变为陈旧的書籍的卡片等等。

总之，由于集中編目制的进一步發展，讀者分类目录編制的基本問題就会从圖書加工方面轉移到書目編制方面。

也許我們的提議会遭到書目員的反对，他們会說書目参考部

人員有限，工作人員的負擔太重等等。

這些反對的意見是完全合理的：它們要求用相應的組織方面措施來支援目錄的移轉于書目參考部。應該緊縮編目部工作人員來擴大書目參考部工作人員的數量。

我們始終相信：應該採取把讀者分類目錄轉變為真正的推薦性書目參考資料的道路，並且吸引懂得圖書而掌握推薦書目編制方法的工作人員來參加編制工作，蘇聯圖書館是會提高宣傳圖書、指導閱讀的思想水平的。

（劉國鈞譯自蘇聯“圖書館員”1953年5、6月合刊號）

分类目录組織的現實問題

И·弗魯明

几年前曾揭露了目录組織中严重的缺点。那种認為圖書館目录就是圖書館全部藏書的目录，而不管書籍思想性和科学价值的見解受到了公正的批評。苏联圖書館的目录是帮助讀者选择書籍的重要工具，这点已被大家承認了。

大家一致同意：在目录中應該極其充分地反映最重要的書籍，特別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經典著作，以期目录的每一类都能有助于指导閱讀和積極地向讀者介紹关于本問題的优良圖書。所有这一切都在大众圖書館讀者目录的組織規則中有了反映。

但是，这种最正确的原則，被使用得超过了分寸，正产生着相反的結果。这种情况就發生在分类目录中最充分地和多方面地反映馬克思列寧主義經典作家的著作、党的文件和其他重要書籍的这个問題上面。人們开始这样大量地复制圖書款目，使数量超出了合理的范围和应有的界限。

現在我們以推荐書目“……年圖書”几期内复制款目統計情況來作例子。

在 1954 年該出版物第三期中，350 个圖書款目內，計有輔助款目 80 个，約占 1/4，社会政治書籍类內，84 种圖書，計有重复款目 29 个，或約占 1/3。又在 1954 年第四期的“1954 年兒童和学校圖書館書目”內，103 項著录中計有重复款目 125 种（即 125%），在其社会政治書籍类中，主要款目 29 个中，計有重复款目 68 个，即是 230%。